

衛生常識
廣播選



華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編

勞動出版社出版
新华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目 錄

熱天衛生要注意	袁之廉(一)
防疫針的功勞	朱家禮(九)
維他命	趙 濱(一八)
滴滴涕	朱 宏(二七)
附：世界上人太多了嗎？	袁之廉(四〇)
編後記	(五一)
附插圖八幅	余右凡

熱天衛生要注意

袁之康

——一九五〇年七月廿一日廣播

(開場白) 過了春天到夏天，防止疾病要常覺，

衛生要是勿注意，一家大小難保全。

(唱) 吃過仔飯嘅沒事體，浦東說書來唱一遍。

勿唱東來勿唱西，唱格是人人切身格大事體。

大事體來大事體，我先唱一個工人叫老李，

老婆今年四十二，生仔一男搭兩女。

老李做工勤廠裏，勞動生產不讓人，

自從參加仔競賽，三日二頭得紅旗。

今年廠裏選模範，大家統通選舉伊。

你說老李幹得好，他說老李真努力。

你亦讚來我亦讚，只有一樁事體勿體面。

叫哈屋裏向一年四季勿打掃，空氣勿通會得冒黑煙，

小囡格尿污滿地皮，滴滴搭搭真討厭。

倘使秋季還好點，一到夏天勿話起，

屋裏蛆蟲無其數，蒼蠅蚊子滿天飛，

門前變仔格大糞坑，一般臭氣衝破天。

區政府裏勸告伊，清潔衛生頂要緊，

老李對狄個勿注意，老婆也勿擺勒心裏。

老李說：每日工作忙來西。

老婆說：嘸沒工夫去打掃伊。

大囡今年十六歲，小囡過仔春天已十二，

身上衣裳從勿洗，頭上蟲子數勿清，
臂膀上黑灰有頭兩錢，袖子上統通才是
濃鼻涕。

嘴巴乾就去吃冷水，冷水裏細菌多來西。
夜裏地上隨便睡，被頭潮濕汗酸氣。
儂想伊拉那能勿生病？身體那能會掙
氣。

大因兩隻手上生疥癬，
二因時常會得勿適意。

一九五〇年五月裏，老李勒浪工廠裏，
工作緊張忙生產，小因忽然來叫伊，
噲叫噲弟弟得病真可憐，肚皮痛得邪邪
氣，



上頭吐來下頭瀉，看看實在真危險。
兩隻眼睛滴溜溜，白瞪白瞪無沒力氣，
眼看馬上要斷氣，請僮快點回轉去。

老李一聽快快跑，心裏急得臭要死，
急急忙忙到屋裏，恨不得一脚踏到床面前。

摸一摸，小囡還有一口氣，
看一看，嘴唇發紫勿開言。

老李急得團團轉，家老婆馬上出主意，
話呢「一定是碰着仔邪氣，快點去請張半仙。」

張半仙本來是地痞，吃着嫖賭抽大煙，
屋裏向窮得搭搭滴，只好裝神裝鬼來騙銅鈔。
自從來仔共產黨，思想改造去生產，

常言道：浪子回頭金不換，

張半仙勿再裝鬼扮神仙。

今朝伊剛巧勒屋裏，看見老李來請伊，

說是小因病得真可憐，

謝謝儂快快搭我去醫一醫。

半仙一聽笑嘻嘻，說道老李請儂聽仔細，

從前貪吃懶做嘍沒生意，

只好裝神扮鬼來騙銅鈔，

世界上那有神來那有鬼？那有佛來那有仙？

生病快拿醫生請，莫再受騙誤時間！

我半仙陪你一淘去，一淘拿醫生請到儂屋裏。

老李格老婆勒屋裏，一心只等張半仙，

左等右等還勿來，心裏向急得臭要死，兩脚一屈跪在地，叫聲菩薩觀世音，

保佑佢小囡快點好，我日日葷菜拿儂來供起。

正勒浪求佛拜神仙，外頭來仔醫生搭老李，

後頭還有一個人，就是狄位張半仙，

話佬「大嫂快點來立起，已經請來仔西醫。」

大嫂心裏一包氣，當仔醫生面勿好發脾氣：

我相信菩薩相信佛，相信儂狄位張半仙，

那能會得請西醫，實在是叫人真惹氣！

小囡病得昏迷迷，醫生一看真可憐，

急忙拿起聽診器，聽得仔細真仔細。

看過之後身立起，叫聲大嫂聽我言：

狄個就是傳染病，霍亂格毛病真危險，

急性霍亂一日死，慢性霍亂也討厭。

虧得現在我來到，再晚半日就要死，

急忙拿起注射器，藥水打到皮肉裏，

回頭叫聲李大哥，聽我拿生病格原因說仔細，

只爲係平常勿衛生，霍亂容易來傳染。

應該送到隔離病院去，醫生會得仔細醫好伊，

病人的衣服要消毒，免得病害傳開去。

條看屋裏格灰塵寸把厚，脚踏着地皮就冒煙，

蒼蠅蚊子嗡嗡響，門前全是臭垃圾。

我勸儂清潔衛生要注意，免得生病來不及，

飯前飯後汰汰手，吃飯格碗筷要常常洗。

蒼蠅蚊子頂惹氣，一定要統通撲滅伊！

叮過格物事勿能吃，一塌刮子倒脫伊。

衣裳常常汰汰伊，勿要身上汗酸氣，

太陽頭裏多晒晒，勿會再

有霉蒸氣。

每年夏天到來時，防疫打

針莫忘記！

老李一聽連說謝謝儂，儂

格話有道理，

叫聲老婆快把小囡醫院

送，拖拖拉拉真危險，

從此我佢下決心，清潔衛

生要注意。

(光)



防疫針的功勞

朱家禮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廣播

女兒阿英從外面走進來，房間裏老爸在修理被褥，媽在火爐旁煮午飯

女 爸爸，媽媽，我們弄堂裏來了衛生局的人，來給我們打防疫針，說是打了針就可以不生傷寒、不生霍……霍亂病。

娘 什麼霍……霍亂病？

女 衛生局裏的人說，霍亂病就是癩瘰癧，也就是吊腳痧，得了這個病，上邊吐，下邊瀉，很危險，有的一兩天就死了。我們打了防疫針，就不容易傳染到這個病了。

娘 你打了沒有？

女 我還沒有打呢！我的手剛做過煤球，又黑又髒，等我洗乾淨了再去。媽媽，爸爸，你們要不要去打針，他們說是不要錢的呢！

爹 我？我活了快五十歲啦，從來就沒打過什麼針，毛病倒也不大生過。現在老了，倒要叫我去給針眼觸個窟窿，吃點苦頭，我才不高興去呢！

女 媽，你不去？

娘 我……我……你先去打好啦。

女 好，那末我先去啦。（女出，脚步聲）

娘 阿英爹，我看我們也去打一針吧。

爹 （大聲）我不去，我才不相信這一套呢！打了針就會不生病，如果真有這末靈，那末世界上就沒



有生病的人，做醫生的就祇好沒事做改行啦！你倒想想看，這是做得到的嗎？我也說不上來，不過我總覺得人民政府所做的事情，總是爲我們好的。

爹 這當然，不過打針……打……針，我總……

娘 怎麼樣，你不是怕痛？

爹 不，我倒是想起了上回我們的外甥阿土，不是打過針不到兩個星期，肚子痛得哇呀哇呀地叫，連瀉了一個多星期，又請醫生又吃藥，錢可花了不少。這不是打針打壞的嗎？

娘 這個——倒是真怪。不過那一會，我們的阿根和他一塊兒打的針，怎麼就沒害病呢？

爹 這是我的阿根身體好！

脚步声，女上。

女 媽，媽，我打過針了，外面打的人真不少呢！

娘 打針痛不痛？

女 一點兒也不痛，起先打的時候，心裏也有點怕，打針的女同志一拿着我的手，

我心裏就直跳，別轉了頭連看也不敢看。

娘 後來呢？

女 後來，後來手臂上好像給蚊子咬了一口……

娘 怎麼，給蚊子咬了嗎？

女 哈哈（笑）不是，我正想伸右手去搔癢，一看，原來針已經打好啦！

娘 這倒有趣，這麼說來，打針是不怎麼痛的。

女 是不痛的嚟，媽，爸爸，你們也去打吧。

娘 你爸爸他不肯。

女 爲什麼？去呀，（拉娘）去呀！（聽到脚步声擡頭）哦，哥哥回來啦。

剛纔上。

根 爸爸，媽媽！嚟，妹妹你剛才拉着媽幹嗎？（取笑）是不是要吃奶？

女 你才想吃奶呢！我要媽打防疫針去！

根 對了，我看見弄堂裏有很多人在打針，這是好事情，你們都快去打吧！

女 哥哥，你瞧這個！（出示防疫證）

根 好，你打過啦，爸爸媽媽呢？

娘 你爸爸說上回阿土打了針，肚子瀉了一個多星期，都是打針打壞的，他不肯打。

根 喔，阿土哥的事情，爸爸，這是要怪他自己不好。

爹 是呀，不就怪阿土不該打針嗎？

不，阿土哥他打過了防疫針以後，以為萬事大吉，就可以不注意衛生了。他看見馬路上冷水澆的西瓜攤，就隨便亂吃，看見了冰糖冷水就亂喝，餓了就吃冷麵也不管麵上有沒有蒼蠅。在廠裏做工，渴了就喝冷水，人家說廠裏有開水爲什麼不喝，他就說：『我打過針的，怕什麼！我不會害病！』爸爸，媽媽，你們想，他這樣胡攪，怎麼會不生病呢！



爹 這麼說來，打了針還不是沒有什麼用，倒不如不打了，少點麻煩！

根 爸爸，你再想想，我們打防疫針，是預防的作用，夏天裏，天氣熱，最容易生傳染病，什麼傷寒呀、霍亂呀、瘧疾呀，我們吃了不乾淨的水，吃了蒼蠅叮過的食物，或是瘧蚊叮了一口的時候，都會傳染到身上來。打了防疫針以後，即使我們不當心傳染到了病菌，防這種病的疫苗，就可以發生抵抗力來消滅病菌，我們就沒有危險了。

娘 我們爲了不生病，要是去多打上幾針，身上的抵抗力不是更大了嗎？

女 對！現在我打過針不怕霍亂病了，等一下我再去打一針。

根 喔！那是不可以的。防疫針裏的疫苗，到了我們皮膚裏以後，要起發熱的作用，如果我們身體沒有抵抗力，有時就要發燒，所以打防疫針的疫苗要有一定的份量，是不能夠隨便多打的。

爹 啊，還要發燒？

女 哥哥，你看我會不會發燒？早知這樣，我也不打針了。

根 妹妹，你不要着急，即是發燒也不要緊的。如果你真的發燒不舒服，正是證明

了你身體本來就不大好，一個不當心，就容易傳染到疾病的。非打防疫針不能抵抗。生病多麼苦呀，睡在床上，頭昏眼花，那時你就要「噁、噁、噁！」

「嗚、嗚、嗚！」要哭了，

妹 我不來了！你老是開我玩笑。

根 好，我跟你鬧着玩，你可別當真。總之，身體抵抗疾病越是弱，就越要打防疫針。至於發燒，頂多一兩天就會好的，但是却可保全了我們一個夏季的健康，又有什麼不值得！而且你身體很好，還不一定會發燒呢。

妹 好吧！你說得真有道理，你怎麼知道這些道理的？

根 這都是我們工會夜校裏學來的。我們還預備酒臭藥水、打滴滴涕，清除垃圾、撲滅蒼蠅呢。

女 爸爸，媽媽，你們聽了哥哥的話，可以打針去了吧？

娘 阿英爹，怎麼樣？

爹 （沉思不應）

娘 好，你不去，我可要去打了。